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四

宋 蘇軾 撰

尺牘八十四首

答參寥三首 惠州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麄遣更不能細說大畧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

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為道善愛自重

又

賴沙彌書迹嶢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尚留情詩句字畫間為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

也居閒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往數篇終不甚楷也秪一讀了付頼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嶮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頼師喜於得預秉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

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為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屢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懐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為少游展力此大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

兒子輩准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數目體例甚熟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痾凡百粗遣不煩留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蒙
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羁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
瞿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其比凡百如宜
不煩念及末由瞻謁懐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為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
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縁於祖師不淺矣
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韌而堅似可采

勿笑勿笑舍弟及緫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為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令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淨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甕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為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冬中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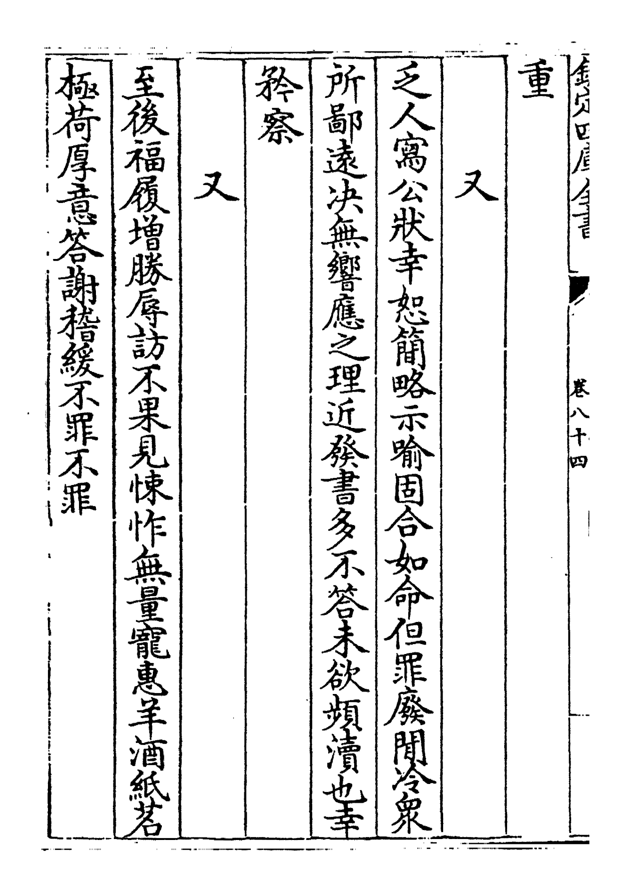
答王商彦

忝親戚之末未嘗脩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牋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即日履兹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

積玷汚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此意何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粤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悁悁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與程天伻七首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别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



重

又

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略示喻固合如命但罪廢閒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也幸矜察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怍無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答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佳勝為餞蔡守遂不得詣違尚㐫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頭王皐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為妙為家私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别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怍無已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怍之至錢數封呈煩聒增悚

又

白鶴峰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硾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候長官來伏承傳誨意古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其獲譴

至重自到此旬日外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園亭德孺所治但不知有可與為樂者否未披奉間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絶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來此

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閒録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慰兼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旦夕瞻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凡知愛之深必不責此

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不及别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欵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貺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别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懷亦

悵然也但凝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其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叅侯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篋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輙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為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録呈為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

又

硜字輒用楹字盖攀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即不識也十有一二壞耳謹如教畧嘗不

多唉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其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歳暮無縁會合惟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其喜用陶韻作詩盖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録何者待稍閒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盖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貺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佳麨感怍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蓯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略為記之不罪

又

少愬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其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犀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其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没用處猶欲作少有為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

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為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漲冒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甫嘗買用桑皮灰練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船上硫黄如

不難得亦告為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煅可
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為致一副中樣者三物皆此中無
有不罪

又

其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
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丹
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
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

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愬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甚幸甚幸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

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句五章字字新奇歎咏不

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

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

新春爲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覩近事已絶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

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

憂詩屢欲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賡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黄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丞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為親自寛也近有慰疏未暇别紙

又

残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況

何如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名命未閒更乞為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甲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逈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

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為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即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緣瞻奉伏冀為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
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禀輒已
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
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
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掃安居
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

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晝臨紙悅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母今安在

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録示決不示人也

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絶不用求新

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嚥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

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效也孟子曰事在

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其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窗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為國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即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懐俯就想復與

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静絶欲念為萬金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

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藥瞑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孚想各已之官其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為慰少事輒冐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

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為於郡中諸公醵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辟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悘察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

玷知識重蒙奬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黄茆海瘴正作於秋蒸暑塵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歳荔

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晩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嗇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為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

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
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
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
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
恕先所訓尤為近古其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拜
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

揆輒立訓傳尚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尚未蒙耆復公尚敢言及耶想當一噱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懷

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縋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嘿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

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點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牓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𠻳之無炮製令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擣羅為末棗肉或煉蜜和入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
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藥也但
葳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其驗以
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黄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
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黒白暈俗謂之有鴝鵒眼此數
者備然後為真服之有竒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
走及奔馬之效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虚實酌飲牛膝
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效若常服此

即每歲收擇卓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效屢嘗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為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其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為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度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 儋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為別未間遠惟以時自重

又

其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别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為致區區歐陽秀才實談道甚妙可與閒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答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眼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絶莫由通問船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甚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蜑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

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為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懐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此外萬萬以時自重船回忽忽布謝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為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毁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頼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

篇逈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
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寄貺佳酒豈惟
海南所無殆二廣未甞見也副以糖水精麪等物一一感
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
擕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為賜尤重流
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

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温麗與陶柳真為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麤遣窮困日甚親友皆踈絶矣公獨收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怍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紙

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怍感怍丈丈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為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即為希奇也間或有麁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葢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三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為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

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夏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守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旣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麤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蜑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醖為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已老拙無以答厚意但藏之永以為好爾

與鄭嘉二首

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其與過亦幸如昨初僦官屋數閒居之既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

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隷然無絲髮之求也顧其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病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求瓊州海船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倅黄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

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没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首

某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兄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物感動奈何奈何某謫居遼貪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檪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爲愧荷也實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曩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二首

寳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其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

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怍之至人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帯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

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户為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

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船絶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覰看往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為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為棄物也海外亦麄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儋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
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即已

東坡全集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世錫

謄録監生臣楊復孫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宋　蘇軾　撰

尺牘九十五首

與范元長八首（儋耳）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痛絶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

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者

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

又

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强自遣也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
内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猻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
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
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
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麄聞新政有識感涕靈
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為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寛者先公清德絶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

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況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甚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

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蜑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濶别彼此髮鬚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閤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某七月中必達頳昌矣囬馭少留一須欵見餘况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諭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

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 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其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别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為畏故爾此老謬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惟節哀自重其不

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為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黄之命若果爾當自梧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黄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西即不過黄不知某能及公之前到黄乎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迺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强開解早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其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其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不謹千萬恕察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至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巳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隔絶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其即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强食自重

又

其忽有玉局之除可為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譔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為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為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究轉為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為慙負有銀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侍次致懇千萬

寛中保衛為請

與孫叔静三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請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歳濶别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専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人至永請告

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羡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為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刹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邇不克展慶此心南騖矣今子傾遠餞不及别狀惟侍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違濶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兹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馭至已即欲走謁謹奉手啓上問區區

又

其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瘑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禀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尉夙昔忽遽就别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具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

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郜愈遠左右伏冀

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

唱誰和悵勾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庶幾於班

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

數首録寄以為一笑手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渡更半月行也南海静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為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其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為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修人爭致贐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懐想不已亟辱手教且喜起居佳勝已到蒙里承丈丈借差人幹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悦之少年敏鋭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為難也

答南華明老三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别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恵手

書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為衆自重

又

流浪奥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别後法體安穩為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為衆保練

又

其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答錢濟明二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彤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追所賚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絶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録示訓詞誨以所不及

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虔士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直幾何度力所及即逕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

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坐中見秦少游奄忽為

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

為猘子所齧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蔀畢照公豈久

廢者惟萬萬寬中自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

患乍失內助哀獨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

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

堪惟當勉為親庭節減摧慕本欲作慰疏適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其若住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三首

人至辱書承别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為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其留虔州已

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即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為上策子由聞已歸至穎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嗇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諭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

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當為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為多大盆如命取去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録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

有一官庄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

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竊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訪

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别

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贛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

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悵戀

又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啓恃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録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

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為門下用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其録雜詩耳其自出意欲與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冠君

經宿雨涼起居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慤之英烈有慨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萬萬自重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

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閒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録此奉呈想亦為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澗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悵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

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即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起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郎仁脩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奈何奈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毁何及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

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邁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内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令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閎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濶絶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其疲病加之使令輒用手啓通問侍公雅度濶略細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答虔人王正彦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徳孺運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䖏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啟布謝必達

比日起居佳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

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

其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

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

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頴昌相聚

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為買杭州程奕筆百枝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信致懇

答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為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答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灾退併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遠涉須其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迺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

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儕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爲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

盖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録呈濟明可為寫放舊居掛劒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末獲有法嗣否當戴之其語録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劒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為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冐中殊未定待面議决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為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

道人若能同濟明来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為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汚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

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啟事上荅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謡頌藹然至今不忘為民除穢以至蠆尾吳越户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怍不已

荅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訃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塗一笑豈易得哉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肖雖衰然亦無甚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

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慨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秉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其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

大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為天下惜之奈何奈何乎由想已在巴陵得宫觀指揮計便沿流還頼昌𦲷行無縁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甞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强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其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頼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莫若時保嗇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為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填溝壑及

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房舍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

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棲賢開先

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

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

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

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

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為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為慼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懐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黄師是三首

比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

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論

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時自

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

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

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闇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為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黄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凡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頴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

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頴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決不静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

一面果决八郎婦可用吾無不可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令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

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且更慎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令師是巳除太僕卿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來省母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緡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旦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追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田教及貺以巖硯法醑嘉蔬珍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顧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牋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

巾笥以為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佳勝閒居致厚餽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又

其令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為一笑青皮一片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之人修寫迺以手簡為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

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絶亦未嘗闕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絶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瑯然誦之

老夫卧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為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其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宗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小愈也河水汚濁下流薫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留

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敎即承起居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其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瘦甚食黄耆粥甚美臥閲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翛然時也印却納

又

其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其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黄筌畫龍抜起兩山間隂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閔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為者神藥希代之寳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顧爲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頹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其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即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

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衆生

自重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八十六　　宋　蘇軾　撰

碑一十首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幷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

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
祖父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
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
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
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
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
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
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

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絶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馬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九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

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
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
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
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
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
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
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
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

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歳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留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籍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

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洛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宫成當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宫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宫朝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宫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

一夕而燼自是為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宫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宫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宫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劔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宫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

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勑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㑹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宫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九

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

臣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黄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静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

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宫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成此宫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宫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禄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

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
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
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
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
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
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

祥文毋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頴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宫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

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録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

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葢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頴上祠宇而熈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嵗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

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泠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吊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

雞四簋其饎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乎格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胥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

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

正葢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葢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葢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

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

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鎭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悦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鎭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鎭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偽漢之世封山神為鎭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斵山發

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矴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鄷城獄取寶劒佩之華終以忠遇戮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冐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别駕蘇軾以罪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

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黄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宫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遥遠鰕龍鷄鴟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晱然照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

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
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
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
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
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
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
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
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

為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遷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

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内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鵾鵬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葢萬夫故忍恥跨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竒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尅掃强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

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司馬温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

變異時溥大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果莊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横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歳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

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顔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袵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

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

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葢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娃𦂳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陜

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
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
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
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
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
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
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
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陜西刺義

勇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已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

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
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
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
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
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
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
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
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

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陜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

大臣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

公而能知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

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

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

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

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内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曽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曽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

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閲歳舉監潭之糧料歳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

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
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第處士孫處為作孝子
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
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
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稟賜不如
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
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
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

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

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税吴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吕景初馬遵吴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吴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吕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吴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

修乞蔡買贖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謟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頼之以安仁宗晚歳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歳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税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

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内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静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

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吕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茍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鑿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

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閲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

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

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
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
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
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
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
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
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
久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

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而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恊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

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
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頼子弟以此
逆公皆騈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
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凈時山
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
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
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黙為經畧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劒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

法吏以意决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
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
蕃部鹿明玉等蠭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
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
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闓公命讙
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
越州吴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廪
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

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
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
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
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
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
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
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
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

侍祠不至屼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閒槩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屼

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令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歛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没思報其德將還侍御史乞不還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屼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

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葢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䖍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葢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為頴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坡全集卷八十六